

现场

她用四色笔记建立女性内心秩序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一席谈

□王智涵 赵松 林子人 王玥

近期，在上海市朵云书院戏剧店，新版《金色笔记》译者王智涵，作家、评论家赵松，文化记者林子人，与现场和收看直播的读者一起，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金色笔记》做了一次深度对谈。《金色笔记》的责任编辑王玥主持分享会。

王玥：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文版已经面世多年，借此刷新译本的契机，我们想对这部经典作品发起重读。在网上搜索，发现读者普遍反映此书难懂，还有一位豆瓣网友幽默地说：“读《金色笔记》不会让你失望，它会让你绝望。”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再来分享一下《金色笔记》的阅读窍门，以及一些背景信息，或许可以给大家提供走进它的入口。

赵松：多丽丝·莱辛的书我阅读得挺早。英国作家里，我读的好几个都是女作家，像爱丽丝·默多克、A.S.拜厄特、安吉拉·卡特，跟她们几个人比起来，莱辛不太一样，我觉得她的时代痕迹是很明显的，换句话说，她属于生活在两场战争灾难之间的那一代人。

读《金色笔记》，我有一个经验——不能追求读得快。它不是一个很高的山，但它的路很曲折，曲折的原因跟它的形式有关。《金色笔记》里的四个笔记本里面，既有独立的篇章，也有作家安娜对于素材的思考、转述，还有安娜写的小说里的人物，等等。小说里套着小说。如果注意力不集中的话，就很容易失去方向。这部小说有很多层次，这种嵌套结构也是作家有意为之。

《金色笔记》里会有很长的一段，不分行，不分段，莱辛想传达一种气息，一种气氛，或者说作家在用这种密集的文字来体现人物的内心状态。当你熟悉人物和她的潜台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代入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体验这个过程。

王智涵：我第一次读莱辛，读的就是英文版《金色笔记》，我一边读一边把它翻译出来的。可能有些译者的工作方式是把整本书看完，知道大概结构和内容再动笔，而我自己的工作方式是顺着小说的脉络去揣摩、去感受，和读者一样。因为提前知道全貌可能就会产生主观判断，影响我翻译时选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我对赵松老师说的“迷路”很有同感。莱辛使人迷路，但她不像詹姆斯·乔伊斯设置大量隐喻让你猜测，也不像普鲁斯特让你感觉非常舒适，从玛德琳蛋糕想到一连串的东西。打比方说，乔伊斯是一个黑洞，一个质量巨大的物体，把人吸过去。普鲁斯特像威尼斯水网，但你只要能够找到一条河流，你就可以坐着贡多拉小船顺着水流前进。但莱辛那种跨两三页的长段像是一团乱麻，阅读的第一感受就是混沌、不透气，像一个个人状态很差的时候，搞不清楚自己脑子里在想什么，但又有一种隐隐的线索缠绕在里面。

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在反思西方人是不是得了一种现代病，他们没有很强的路线自信了。二战结束，冷战开始，他们开始自省、自我批判、团体分裂，所以这本书也是分裂的结构。它分成了几个



笔记本，几个部分之间好像互不通话，一个人的不同侧面互不干涉，整体上处于一种分裂、混沌的状态。

林子人：在《金色笔记》之前，我读过莱辛的评论集《画地为牢》，这部作品也已引进到国内。当时莱辛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她是一个立场非常鲜明的左翼知识分子，她非常不吝啬地去分享她对社会的观点。她确实也是20世纪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说回《金色笔记》，故事的章节是“自由女性”，主角是一位叫安娜·伍尔夫的女作家和她的闺蜜茉莉，故事从她们与男人和孩子的关系展开。女作家安娜明显是莱辛以自己为原型的。“自由女性”分成五章，中间又插入安娜不同颜色的笔记本，黑、红、黄、蓝，四色笔记分别记录了安娜的不同面相、不同身份。最后安娜不再分别写四本笔记，而是只写一本金色笔记，象征着她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精神状态，心灵合一。

王玥：想看故事的话，可以只看黄色笔记部分，它更像一个传统的爱情小说。四色笔记在书中是轮流出现的，像是不同主题的撞色，读者会觉得思路被打断了。怕混乱的读者不妨直接从黄色笔记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开始，这样先一口气把黄色笔记看完。我猜想，莱辛在写作的时候可能正在经历分裂。就像一个人意志崩溃，面对现实没有头绪的时候，通过写来梳理自己，通过文字来盘点自己，四色笔记也是作家在用分类法为自己混沌的内心世界建立秩序。

林子人：莱辛在这本书里面呈现出了女性身份的多元。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把女性和家庭捆绑，比如说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把家庭内的身份作为女性的核心身份。但莱

辛通过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女性除家庭身份之外，也有很强烈的抱负，她可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她也可以对这个世界作出非常多的观察和思考。莱辛在这本书里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思考和行动。在今天，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依然非常重要。

王智涵：上世纪50年代是冷战十分尖锐的时期，美苏两极争霸，美国内部盛行麦卡锡主义，迫害左翼人士，而苏联也在高度紧张防范。在两边压力下，英国相对安全，所以书中有很多来伦敦避难的美籍左翼人士。伦敦这种大都会成了各国的知识分子聚集、鱼龙混杂的地方。现在的伦敦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城市，消费主义盛行，但在上世纪50年代，伦敦被轰炸得一塌糊涂，经济非常差，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街上还有很多坍塌的房屋，人们需要日夜工作去清理那些瓦砾。书中安娜写到，她的房子顶上有一个炮弹炸出来的窟窿。那是非常残酷的景象，所以当时英国社会上，有一种强烈的抱团取暖的心理，左翼知识分子更有一种全球同此凉热的感觉。我们现在看美苏争霸、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历史课本里的几行字。但在当时，时局的变化是让莱辛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有着切肤的焦虑感的。

王玥：莱辛在序言里写到《金色笔记》被很多人认为是在为女性解放运动吹响号角，但她对此是不认同的。她说：“我当然是站在女性这一边，但大时代的剧变正在发生，在那之后眼下女性面临的那些矛盾，自然会烟消云散，显得‘古色古香’。”莱辛这么说，可能是预测随着技术的进步，更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她们在家庭生活里感受到的不平等自然会消

失。她认为两性之间的矛盾，虽然在人们生活中占比很重，但不是关键。《金色笔记》的主线章节叫“自由女性”，自由女性怎么理解？《金色笔记》出版过去60年了，书里描写的那些女性的困境消失了吗？

赵松：不会完全消失，不能把问题剥离出大环境，莱辛表达女性的独立性，她是在斗争，她可以作为一个斗争者展现一种乐观。人类无论男性女性，面对的不是简单的一个性别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模式的问题。社会模式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到某种本质的困境里，莱辛描写那时候的人的挣扎，你会发现当时的人有一些理想化的东西，理想化又总是导致简单化，很容易变成一种干预社会、干预他人的强烈冲动，最后就变成一种冲突。

林子人：再说回到中国，情况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经历过一个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时期，我们默认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应该参加工作。至少对我们这样的“80后”“90后”来说，长辈女性出现家庭主妇这种身份比较少，大多都是双职工家庭。家庭之外，女性当然应该工作，要为社会做贡献，在家庭内部，家务依旧被默认为女性的职责。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有过一本书叫《李双双小传》，讲一个农村妇女成为干部的故事。可见，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问题一直在并被探讨。《金色笔记》里面对这些东西的思考依然有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今天读这本书仍然不过时。

王智涵：说到李双双这个人物，我想到《金色笔记》里有一小段，写安娜经常进入冥想状态，神游天外。她能看到整个地球，有一段写到她的灵魂飞到了中国，看到一个中国农村妇女在辛勤劳作。安娜不懂她的语言，但是她在对安

娜微笑。这段你能感受到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作家是在思考全世界女性的命运。

王玥：莱辛写男女关系很直白，好像当年引起不少争议。这种“真人秀式的写作”，它的文学性在哪里？或者说我们要如何欣赏？

林子人：我读完“自由女性”第一章的时候，就立刻觉得它就像文学版的《再见爱人》。两位女主角安娜和茉莉，谈论最多的是茉莉的前夫理查德，他是个大资本家。这个人物角色很像综艺节目里面的男嘉宾。但是文学作品不一样，文学作品创造了一个安全距离，读者不会去把书里的人拿到现实中对号入座。大家会感受到文学所批判的是生活中的某一类人，不是某一个人，是一种原型。读者不会轻易地去批判谁对谁错，而是会思考作家在创作这样的人物、描写这样的关系时，想要反映的问题是什么？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文学加工，个人的就变成了公共的东西，这是文学永远体现它的价值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阅读小说的收获是再好看的综艺都没有办法取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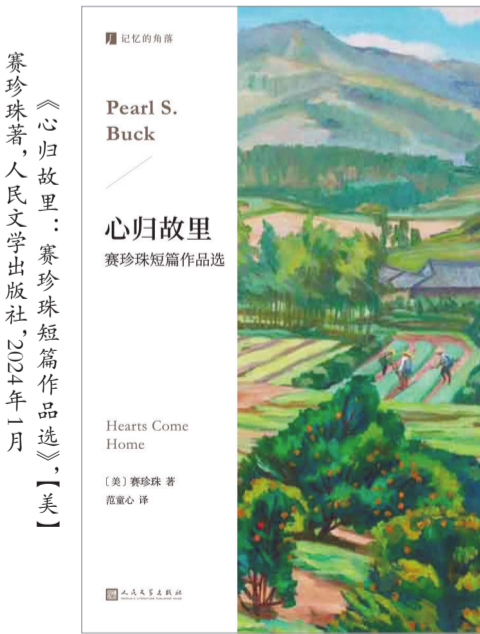
王智涵：刚刚林老师说综艺节目跟小说的区别，综艺节目是要消费观众的社交网络评论，节目设置观察室，希望你代入观察员的角色，他们跟你一样“吃瓜”。节目设置观察员是为了让你抽离出来，不去共情节目里的人的处境。但是很多小说，比如《金色笔记》，它会跟你说安娜这个人是怎么想的，她推测周围人是怎么想的。小说是让你代入角色，告诉你一个非常真实的处境，让你随着主人公的视角去理解世界。这也是小说很难被取代的地方，也是它很珍贵的地方。

（宋晗根据译林出版社提供的分享会速记整理）

在人类情感的长河里

——读《心归故里：赛珍珠短篇作品选》

□段怀清



物传记、戏剧剧本、童话故事等方面，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就此方面的汉译而言，与读者的期待显然还有不小距离。

令人多少有些欣慰的是，旅居海外的译者范童心，这几年持续翻译赛珍珠的短篇小说并在国内文学期刊先后发表。现在，她翻译完成的《心归故里：赛珍珠短篇作品选》，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该作品选收录了9篇短篇小说，这9篇短篇分别选自赛珍珠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即《（结发妻）及其他小说》和《今天和永远：关于中国的故事》。

按照赛珍珠的说法，9篇短篇小说《归乡》《教学》《老母亲》《难民》《王龙》《天使》《阴雨天》《争吵》《心归故里》都是关于她所熟悉的中国和国人的。

情感问题，尤其是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民族国籍、不同语言文化的个体及其彼此之间的情感问题，尤其是情感矛盾和情感冲突，是赛珍珠早年小说书写中的一个常见题材和主题。而她的那些小说文本，亦因此而正面描写并呈现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敏感性和复杂性。事实上，赛珍珠笔下的那些人物及其命运故事，多少都跟他们的个人情感、情感反应以及情感心理有关。

《归乡》一篇，是赛珍珠的小说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写作尝试。这固然与赛珍珠个人的生活经历

及生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赛珍珠对于这种跨国、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情感婚恋关系中的个人行为、复杂心理以及更深层的动机与反应机制，几乎一直保持着一种思想上和文学上的敏感及敏锐。《归乡》中玛蒂尔达与阿成的恋爱与婚姻悲剧，具有时代的鲜明特征——阿成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这一教育背景，以及里昂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与当地法国姑娘婚恋，这在当时法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都是广为人知的——在1920年至1949年之间，随着现代留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类似于该小说中的这种跨国恋爱和跨国婚姻亦越来越常见，其中显然有令人羡慕的神仙伴侣，当然报端也不断会传出婚恋失败的怨偶绯闻。从小说的角度看，尤其是小说艺术的角度，《归乡》并非无懈可击，事实上也并非每一位读者都会对这种语言和叙事风格产生兴趣或喜爱，但对于这种跨国婚姻中的个人——一对曾经走近彼此，但又最终还是退回到各自民族、文化和语言内部的爱人——及其当下情感、心理以及存在状态，应该还是会产生一定关注和阅读兴趣的。

相较而言，《教学》无疑是赛珍珠短篇小说中一篇引人注目的精品。小说题材依然是她所关注并常写的：不同语言、文化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之间的接触交流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并引发什么样的“反应”，这些“反应”产生的结构

性的、深层的情感机制、文化机制以及价值信仰机制是什么，个人又是如何尝试着一点点地走出自有、固有的文化圈，走进一个之前并不熟悉的“新空间”“新状态”以及“新境界”的。《教学》直接地、同时也不乏勇敢地正面描写了来华传教士与他们的异国“弟子”亦就是教会学校的中国女学生之间的交往，这在当时的教会内部，尽管不能说是一个绝对“禁区”，但显然也并不会得到教会方面的认同和支持。小说分别从“教”与“学”两个角度，一方面描写了一对传教士夫妇视野中的中国女学生还有她的丈夫及家人，同时又从教会学校女学生如兰的视角，描写了她对教会学校的教育、对传教士夫妇以及对自己丈夫和新的家庭生活的极为独特但又令人印象深刻的认识及自我实践。

小说甚为巧妙地将教育、语言、文化、行为方式以及情感、价值乃至信仰等诸多要素，不着痕迹地融入这两对夫妇的日常生活之中，又通过细腻真切的心理描写以及对话描写，勾勒出几位鲜活生动的人物，尤其是如兰这个介于言而慧于心又敏于行的青年女性形象，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对于相对激烈的情感反应与情感表达，包括情感对立与情感冲突，赛珍珠在小说写作中显然表现得更为娴熟和驾轻就熟。上面两部作品都写

到了较为激烈的一方，以及相对沉默或者沉闷的另一方。而值得注意的是，《归乡》中的归国留学生阿成，以及《教学》中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如兰，在小说中都处于相对“保守”的一面，对应的分别是玛蒂尔达的激烈的、持续的情绪爆发，以及传教士夫妇的“教养”与“文明”。但两部小说又都通过另一方即阿成的“寡言少语”以及如兰的“慧心自觉”，对于来华西方人的视角与立场的自以为是的“公正性”与“优越性”及“文明性”，自然地进行了质疑和消解。

小说译者范童心在“译后记”中有一段文字，从读者尤其是当下读者的视角，对赛珍珠小说的超越时代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阐释：赛珍珠的作品中总有一些东西，能够让读者跨越这一百年的时光找到共鸣，或感动、或无奈、或皱眉、或扼腕痛惜、或会心一笑……比起长篇小说里宏大史诗一般的场景，赛珍珠的短篇似乎更着重于刻画普通人的生活，每一个角色都有着鲜活而立体的形象，鲜见脸谱般的好人或坏人。我们在其中看到一百年前赛珍珠刻画的人生百态，也看到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上述文字，亦可谓知者之言。而《心归故里：赛珍珠短篇作品选》的翻译出版，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种“知者之言”的另一种表现。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80年代以来，赛珍珠及其作品，重新进入到当代中国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女作家和她的中国叙事小说，再次引起中国读者对于赛珍珠及其文学的关注，包括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的阅读兴趣。不过，囿于版权等方面的原因，1980年代以来赛珍珠作品的汉译，虽有成绩，但并没有取得特别大的突破性进展——赛珍珠作为一个文学多面手和文体实验的积极探索者，除了长篇小说，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人